

散文

日出江花红胜火

王镜铭

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，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？”唐代白居易的名诗《忆江南》，激起多少人对江南春天美景的向往。

“东南形胜，东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……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……”宋代最著名的写江南美景的诗词是柳永的《望海潮》，意境优美，用词贴切，影响深远。据说当年金军南侵是金国皇帝读了这首词后下决心征服锦绣江南的。

江南地域辽阔，气候湿润，四季分明，从南宋以后，逐步经济富庶，文化发达，风景优美，人才辈出。最能代表江南经济文化的是长江三角洲的几个城市，即著名的华东五市：上海、杭州、苏州、南京、无锡。

“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让寒山寺名扬四海，苏州园林也同样把江南奇山异水呈现给四方游客，成为江南经典文化，它们和江南出的无数文人墨客令人神往，令人敬仰。

“君到姑苏去，人家尽枕河”。江南水乡的一大特色是水多，水网密布，因为有水，水资源丰富而成为鱼米之乡，因水而人杰地灵，姑娘因水而水灵秀气。江南，特别是苏杭、扬州自古出美女，皇宫佳丽三千多出于此，“金陵十三钗”被写入《红楼梦》，被大导演张艺谋借名拍成大片；才子因水而有智慧，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。自古江南，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出的进士、状元、学士、硕士、博士、院士很多。因水而出锦绣文章，出名师名词，出成千上万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千古不绝。如今，最典型的古典江南不在江南大都市，而在郊区小镇，如苏州与杭州之间的旅游小镇周庄，房前屋后都是河，小桥流水，双桥交映，渔家子女穿古典花格碎花上衣，穿圆口黑布鞋，施淡妆，划乌篷船，尝苏州小吃，品茉莉花茶，喝莲子汤，游陈逸飞

等名人故居，别有一番感受。

“江南才子北方将”。北方自古以来出烈酒、猛将，出奔驰的烈马健牛，出豪放的大风歌，出高亢的民歌，出意味悠长的京剧、豫剧，而江南多出才子，四大名楼和四大书院多在江南，在南京的江南贡院素有“天下文枢”之称，陈列有钦点状元的皇帝圣旨，久负盛名。文坛上的扬州八怪，桐城派八大家，吴依软语、黄梅戏、夫子庙、中华门、越剧、江南丝竹别有风韵。武术上的南拳北腿，名扬中外。中药上的南药北运，北药南运。婚姻上，北方汉子娶江南美女，珠联璧合，人才交流上，南人北用，北人南用。饮食上，北人多食猪牛羊鸡肉和面食，胖人居多，从政从军者多，南人多食鱼米，瘦人多，南方海鲜鲜中含锌多，食多则人聪明，善于搞科研、文艺，从文从科从商多。“笛奏梅花曲，莺啼杨柳风”。在工业化之前的古典江南，从事的多为农业、渔业和商业，江南自然条件好，南方经营的大多是花木、鱼、米、茶叶、丝绸锦缎等农副产品，还有盐、铁器、瓷器等轻工业产品，苏杭丝绸、中华鲟鱼、长江鲈鱼、杭州龙井、江苏茉莉、福建红茶、云南普洱、景德镇陶瓷等闻名天下，通过大运河的漕运，沿海的海运、陆地运输，江南客商走遍四方。南北互通有无，实现了古代、近代的民族经济文化大发展、大融合。

随笔

雨中游西溪

孙方友

过去一提起杭州，人们首先在脑海中蹦出来的是西湖、雷峰塔、断桥、苏堤、钱塘江观潮，可自从冯小刚拍摄过电影《非诚勿扰》后，其拍摄地西溪湿地顿时名声大噪，成为杭州旅游的热点目的地。

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杭州城的西部，距杭州市区非常近，从主城区到武林门只有6公里，距西湖5公里，是园内距离都市最近、规模最大的一个湿地保护区。其实，这次我是故地重游，2008年就曾来过一次。那次是来杭州参加一个笔会，这次是与老伴携小孙女来杭州中国作家协会度假。23日，杭州是小雨，时有中雨，天阴沉沉的。当然，这种细雨绵绵在多雨的江南压根儿不算什么。我们从灵隐北高峰山下的驻地出发，车穿西湖隧道，8点钟就到达了西溪。我们一行十多人，小雨不停，打伞过门。票是通票，好像比2008年贵了一些。因为浏览西溪主要是乘坐木舟，所以就先去码头。可能是为了防污染，船是电瓶机船，号是水上公交。因我来过，知道主要游三个大景点。我们那天是从文三西路东门口，走绿堤上码头，登船水上观光。这里全是古朴的水上生活，特别让人称奇的是保存完好的动植物生态，很容易让人陶醉。整个湿地的幽静与纯净，与西湖边的喧闹和嘈杂，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。乘船浏览于碧水绿岸中，能够让浮躁的心沉静下来。因是雨天，两岸有雾蒙蒙。导游说，这地方2月至3月，为西溪探梅节，到时两岸梅花盛开，一片火红；3月至4月，是来西溪踏青的好时节，那是绿的世界；4月至5月，是西溪花草节，百花盛开，满目灿烂；到了端午节，这里还举行龙舟盛会；9月至10月，这里有火柿节，柿如无数小灯笼，挂满枝头，映在蓝天中，能给人无限遐想；11月至12月，这里是听雨节，芦花开放，一片银白。除这些节外，全年又有渔夫之旅，看渔夫撒网逮鱼，别有风趣。因为已是11月末，两岸芦花已经盛开，绿色中不时出现一片如雪的银白，格外醒目。风吹芦苇，像无数的白头翁在向游客们鞠躬行礼。只可惜是阴雨天气，听不到芦花盛开的声音。时而有柿林出现，霜叶已落尽，偶有残柿点缀枝头，别有一番景致。船上的女导游说，西溪始于汉晋，发展于唐宋，兴盛于明清，衰落于民国，再兴于现代。杭州历史上曾有“西湖、西溪、西泠”并称“三西”之说。历史上的西溪占地约60万平方公里，现实施保护的西溪湿地总面积约11.5平方公里。有“秋芦飞雪、高庄宸迹、渔村烟雨、河渚听曲、龙舟盛会、曲水寻梅、火柿映波、莲滩鹭影、洪园余韵、蒹葭泛月”等十景；“福堤、绿堤、寿堤”三堤。西溪是国内唯一的集城市湿地、农耕湿地和文化湿地于一体的罕见湿地，也是全国首个国家湿地公园。它蕴涵了“梵、隐、俗、闲、野”五大主题文化要素，分区特征为“南隐、北俗、东闲、西静”。西溪文化的精髓是“一园五地”：洪园、越剧首演地、词人圣坛地、水浒孕育地、文人逍遥地、民俗浓缩地，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。据说还要扩建，听导游说，西溪已建成了“西溪文化产业园”，并为名人赠送别墅，我的朋友麦家就获赠一套，近300平方米。前天在北高峰与麦家兄巧遇，他说正在装修，明年就可以去家中做客。听说刘恒兄也获赠一套，据说也曾给过余秋雨，但没有，因为有个规定，获赠者每年必须在此住上三个月。这条件看似简单，做起来也并不轻松。三个月，近百天，对浙江人如麦家兄不算什么，但对外籍人来说，可能就不太好做到。余秋雨虽也为浙江人，但已走出余姚多年，北京上海的住惯了，就不想被一座别墅套牢三个月——真是聪明人之举！

两次游西溪，一次一个感觉。上次时间紧迫，加上新奇与陌生，如梦游一般。这次为故地重游，在回忆中寻找探密，感觉就不一样，看来，好地方儿是应该多游几次的！



古阳城遗址陈列馆大禹像

文明郑州·“非遗”名录

大禹传说

左文

远古时代，夏部族兴起于登封周围。夏部族的祖先鲧和大禹受封于嵩山即嵩山，称为崇伯。后来大禹建都于嵩山脚下的阳城，创建了第一个奴隶制王朝。大禹的一生和登封关系最为密切，他不仅生长于登封，家居于登封，而且治水于登封，建都于登封。大禹六岁时其父鲧受帝王之命外出治水，大禹向登封嵩山的玉溪老人聆教，学习治水知识。伯鲧治水失败后，在群众的推荐下，大禹继父继续治水，巧遇涂山娇喜结良缘。结婚三天就开始治理颍河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打开大河口、石羊关，疏导颍水畅通。不料蛟龙作祟，大禹火烧蛟龙后锁蛟龙，禹凿轩辕关化熊开山，被送饭的爱妻涂山娇发现，感到万分羞愧，放下饭篮跑回家中。大禹蜕变追趕，涂山娇化石，抛夫弃子，升天而去。大禹继续治水，在妻子百日纪念时，涂山娇借神斧送禹。禹得神斧劈龙门，引水北流入大河。大禹治水威名大振，恰舜帝求治水人才来到嵩山，见大禹治水取得经验，即命大禹任治水大司空，大禹手提神斧，走出嵩山，踏遍神州大地，治理了天下水患。

大禹治水功盖天地，舜帝命禹任太尉，统领百官，制定度量衡，夏历，政绩卓越，舜帝年迈，禅让帝位于禹，禹回嵩山，建都阳城，一言九鼎，五音听政，天下太平。嵩山的主体太室山和少室山的得名就与大禹治水神话有关，因大禹妻子涂山娇、涂山姚分别居住其下而得名。

大禹治水的足迹遍布登封的山山水水，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传遍千家万户。登封流传的大禹治水神话主要有鲧腹生禹、下雨王下凡、河伯授图、大禹娶妻、照各石、启母石、马蹄石、火烧蛟河、三过家门而不入、石门沟、五指岭、禹王锁蛟、匾挂石窟等，还有天命聆教、舜王访贤、崇伯点化、焦山斩甥、三官庙、独脚舞、禹洞河、白疙瘩庙、景店小米、沁水、启母家、牛头山、迎春花和闹洞房的来历等故事传说。

登封流传有50多个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，大禹文化历史悠久，积淀深厚，脉络清晰，内涵深刻，经典多元，影响深远。

2011年，大禹传说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新书架

《深夜十堂》

刘文莉

李敖乃最敢言、最有真性情的大家；他博闻强记，通晓古今，能说善道又善写，嬉笑怒骂皆文章……在复杂的社会里，要保持激情与自省，你一定要多读李敖。本书谈及该怎样评价蒋介石、吹牛皮与拍马屁、诗经里的生殖崇拜、男人怎样追美女、无知不会有真的信仰、我跟人民有同样的病、没有足够资格的敌人、聊聊台湾这些年、想透彻地了解李敖、了解台湾，你不可不读此书。李敖曾言：“我就是天生反骨！我生平有两大遗憾：一是，我无法找到像李敖这样精彩的人做我的朋友；二是，我无法坐在台下听李敖精彩的演说。”他不但能说善道，也善写。“我活过了鲁迅，活过了梁启超，活过了胡适……很孤独，可是也很快乐！”最劲爆、最隐秘、最辛辣的观点，将在本书中一一精彩呈现。

7.野老

这天夜饭之前，六莲在灶房忙碌。吴老伯走下后廊，抬头望望日影，见时候还早，便先吃了一阵水烟过瘾，然后在屋前的平地上坐下，趁着光线还好，拿了削好的竹篾，编起簸箕来。

吴老伯不知在哪个地方得了个体会：人生的适意不适意，就在每天黄昏的心情上。乡村的黄昏，有炊烟味，最悠闲自在了。活儿干完了，牛羊也回来了，小仔们叽叽喳喳，浑身筋骨可以完全放松。忙了一阵儿之后，只觉得腰酸背痛，忙叫六莲过来帮忙。他让六莲捏了一会儿肩膀，感觉好多了，便对六莲说：“俗话说，五十肩、六十腿。这半年来，肩膀越来越受不住力了，你老爸爸呀，是眼看就要熄火倒灶了。”六莲就急了：“阿爸，好好的么，哪里就能说老？再说，还有我在么。”老伯摇摇头，说：“女儿家，总要远走高飞的，我拉不住你。”六莲就说：“再怎样远走高飞，也要养老爸爸的呀。”

这样的对话，在父女间不知进行过多少次了，差不多成为了一种

仪式。吴老伯当然知道女儿必会这样说，但他还是愿一遍遍地听到这样的承诺，多少遍也不够，像是有一种人间至福，就隐藏在这样的家常话中。老伯满足地笑笑，说：“依真是懂事了，知道将来要养阿爸养老。阿爸苦了半辈子，老来也没什么奢望，有一口粗茶淡饭就够。依呀，我们家穷，还是要俭省些，以后赶集，就不要给我买东西了。”六莲听了，就撒娇道：“买了你就用么。依孝敬阿爸的，就是不一样嘛。”听到这话，吴老伯心里一暖，看看六莲乖巧的样子，便说：“其实我做田，不需要你帮多少忙，你书没读够，不甘心，我也知道。不然……明年你再去海口读个中专，也不迟嘛？”六莲便撒了撒嘴：“老爸，你真是不懂外面的事，现在要念个学校，知道要多少钱么？”吴老伯皱起眉头想想，也就无语。

吃完饭，老伯坐在廊下乘凉，耳听小女儿无邪的歌声，吴老伯心中感慨。记得那年在海口长途汽车站，一位神色凄惶的小妇人，认定他是一个善心人，把六莲塞给他，托他照看片刻。之后，便一去不复返。可怜那包裹中的婴孩，尚未满岁的模样儿，又病着，像个睁不开眼的孱弱娃娃。他心里一软，就把女儿收养下来了，并无什么特别了不得的动机。如今的六莲，已出落得水灵灵的，能担得起家务，懂得嘘寒问暖，纵不是自己的血脉，不也是至真至淳的天伦之乐么？

吴老伯手抚着肩膀，叹息一声，又想起了几天之前认识的白助理，想到了自己曾有过的书生意气，那是一种从未受过大折损的安泰与自信。当年如果没有那场变故，他老吴，十之八九会像那后生一样，做个书生。谁能说得清楚：人在年轻时的那几步，为何就会走错呢？

想到此，吴老伯胸中，似又涌出年轻时的豪气，觉得那深蓝色的夜空，益发高远，连自己也仿佛高大起来。于是起了身，回屋里去翻找，找出了珍藏多年的两柄竹笛，用布拭净了，贴了一块纸片做笛膜儿，坐在廊下吹了起来。那曲调是古老的《苏武牧羊》，听起来，苍凉到了人的骨髓里。这时，六莲已

郑州地理

柏树与柏树刘村

连德林

土时也带了一些故乡的土和柏树苗。到达这里后，把所带的土和当地的土混合在一起，建了一所小土地庙。土地庙背靠一片野生柏树林，又把带来的两棵小柏树栽在庙前两侧，定村名叫柏树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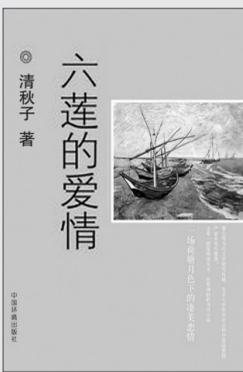
经历了数百年，两棵柏树茁壮成长，庙也几经翻修，庙内除土地神位外，又把火神、龙王、关帝、玉皇、五道诸神像也安了进去，合称“全神庙”。现庙的墙壁上镶嵌有早年清代石碑四通，依次为：康熙五十七年(1718)戊戌春、乾隆四十八年(1783)癸卯夏、道光四年(1824)夏月和咸丰七年(1857)秋。另有1993年修庙碑记一通。原庙前的两棵成材柏树，大跃进

时被砍伐。后又在原处重栽了两棵小柏树，现有碗口粗，也已成荫。

现柏树刘行政村辖柏树刘、糖坊、张庄、小司、马庄、夏寨、太平沟、西代寨、唐河南沿和唐河北沿共10个自然村。这里有宾馆、餐馆、银行、医院、超市、公交、等设施，已成为现代化的新农村。如今，每当村民茶余饭后，在庙前柏荫下谈天说地时，老人们总会概括地用几句话对年轻人说出柏树刘村的变迁史：

明朝年间大迁民，刘姓依柏扎根。村名就叫柏树刘，辛勤创业几代人。

连载



清秋子 著

六莲的爱情

从灶前过来，伏在栏杆上手支颐，朝屋前的池塘痴痴地望着。吴老伯看呆了，贴了一块纸片做笛膜儿，坐在廊下吹了起来。那曲调是古老的《苏武牧羊》，听起来，苍凉到了人的骨髓里。这时，六莲已

8.古村

这一日，天大亮以后，小郭在炮楼下喊吃早餐，若川大声说：“不吃了！”随即蒙了头又睡。等到回觉再醒来，太阳早就当头，工人们已经忙碌多时了，若川觉得心里惭愧，忙走下炮楼，去井台上洗漱。洗完，便去伙房打开水。走到伙房门，见小郭正蹲在门槛上按计算器，心无旁骛的样子。

在村路上走了一会儿，若川就觉眼前景致不凡，实为生平所未见。只见村落清幽，掩在绿天绿地中。头顶的树冠，浓密得好似大块的绿色云团，低低地压下来，密不透风。若川在路边石上一屁股坐下来，就不想再动。他这时，想起了自己的命运。在公司里做得久了，总觉得有耐不住的疲惫。想想

郭思源书法



看，快四十的人了，老板一来，立刻就要起立，做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，活活是旧时代的听差。人格上低矮不说，发财也是无望的，还不如未下海之前坐机关那样从容。

俗众都是追潮流的，当年举国皆狂，商潮汹涌，不下海就好像落伍了一般。若川本来在机关坐得好好的，忽然也嫌“单位人”的一辈子一眼就能看到底，如此庸碌一生，实在太亏了，于是动了心。当时也有人劝阻他，说报春的小鸟，都没有好结局的，做人要比潮流慢上五六年，才可能是最后的受益者。但若川终究还是定力不够，没能把持得住，随了流俗。先前因为错过了深圳，懊悔不迭，等到海南建省办特区的信息传来，就怕错过了这村再无这店，于是鼓动老婆，双双辞了公职，跑来大南方，赶上了一趟末班车。

可是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海南的房地热，才热了没几年，就猛然退潮，把“蒙查查”跑来弄潮的无数小人物，统统撂在了沙滩上。泡沫破灭的那几年，日子难挨，泡路已是没有了，即便有，当初风风